文学新观察

打工文学：与时代共成长

苏　亚

“喧嚣城市的一块静土，打工者的一片星空”，打工文学网站首页上这句朴实而生动的话语道出了无数身处异乡的人们对打工文学的深厚感情。随着改革大潮而来的不只有打工者，还有他们的点滴生活，喜怒哀惧的韵律在城市忙碌的节奏中酝酿。在这一过程中悄然萌生的打工文学，让无处倾诉的心情发声。

打工文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早在1984年，由深圳市文联主办的《特区文学》就开始发表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1985年，文学评论家杨宏海第一次提出了“打工文学”的概念，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很多人质疑打工文学的文学性，并且预言它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文学现象，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打工文学作品不断涌现，逐渐发展成为当代文坛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社会变迁催生的文学现象

杨宏海曾将打工文学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4年，打工文学从萌生到真正发展，10年间涌现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如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周崇贤的《打工妹咏叹调》，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等；1995年到2000年则是打工文学走上焕发和过渡的第二阶段，打工文学作品开始市场化，打工影视作品和文学评论开始出现，王十月的打工散文等成为代表性作品；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现在，杨宏海称之为打工文学扩大内涵和健康发展的阶段，打工文学开始进入主流文坛的视野，王十月的小说《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郑小琼的诗获多项大奖，影视界也从打工文学当中吸收了大量资源，推出了电视剧《民工》，还有纪录片《姐妹》等。

“打工文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社会巨大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评论家贺绍俊说。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需要大量的打工者，而乡村又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力，正好互相填补，因此乡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他们成为打工者的主要来源，昔日乡村的农民变成了城市的工人，“农民工”的称谓也由此而来。贺绍俊分析道：“这群打工者不是城市人，却又生活在城市，这种特殊的情况就决定了他们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那么显然他们会有一些别人感受不到的心情，需要寻找自己去发声、去倾诉情感的渠道。有很多打工者喜欢自己写一些文字，这样逐渐地就产生了打工文学的现象。”

从打工文学诞生以来，对于“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是否科学严谨的质疑始终存在。贺绍俊指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有些概念不一定要去纠正其准确性，因为作为对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很多概念体现的是当代文学批评对这些新的文学现象的捕捉和把握，短期内这种描述很难有非常准确的概念，打工文学也是这样。“当代文学批评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点来描述打工文学，对打工文学进行总结，从这个角度来看，打工文学显然是把握住了当代文学的新现象。”

底层叙事：对歧视的批判

打工文学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笔触反映打工人的生活，因此很多人将打工文学称为“底层叙事”，但是这一说法也受到争议：有观点认为“底层叙事”的说法看似美化了打工文学，但实质上有歧视之嫌，还会导致不少作品把关注点局限于打工的艰辛，而不是更宽广地去关注整个打工群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底层叙事和打工文学的概念都是当代文学批评对于新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底层叙事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当代文学反映现实的一种突出的表现。”贺绍俊认为，因为中国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明显的贫富差距拉大，使得很多的所谓的底层者，缺乏一个表达自己话语权的社会平台。他们的声音很难在政治上得到表述，在很多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作家这时敏感地抓住这一点，描写底层者的生活状况，等于是作为代言人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呼唤正义和平等，这典型地体现了文学应有的社会责任。

那么用“底层叙事”来形容打工文学是不是一种歧视呢？贺绍俊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底层”显然体现了社会的不公平，我们的社会的确对弱势者存在一种歧视的态度。但是底层叙事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不是歧视。相反地，文学把社会的不公表现出来，恰好是对这种社会的歧视现象进行批判，站在正义和平等的角度来针砭时弊。“所以底层叙事在文学中的表现恰好体现了作家对歧视的批判，而把底层叙事当作歧视的解读是不正确的。”他同时也认为，把打工文学看成“底层叙事”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底层叙事更多地是作家以“他者”的眼光看待社会的现象，而打工文学的表达者本身就是底层者，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但是他们表达的社会诉求中有很多的一致性。

未来会有更多人成为打工文学作者

从1984年至今，打工文学已走过了20个年头。现代化的齿轮仍然不停地旋转，推动着时代大潮中的人们向前，打工者们在城市的不同角落继续书写着自己的喜悦和悲伤。他们笔下的文字，也依旧璀璨如星，闪耀在打工者的天空，触动着无数人的心灵。

“我觉得打工文学始终应该保持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贺绍俊肯定社会对于打工文学的关注和支持，但是他反对外界对于打工文学的过分干预，“打工文学严格来说应该是一个自然生产的文学现象，假如人为地去培植和发展，那可能就不是真正的打工文学了。”他也不提倡试图从打工文学中培养专业作家的做法，“实际上也一直存在这种做法，包括一些主流的文化部门，发现打工文学中间写得很好的作者，便努力将其发展成专业作家。可是成为专业作家之后，他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打工者了，一旦离开

打工者，他们书写的就是‘他者’的文学了。我们不应该一定要在打工文学中发现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打工文学一定是自我的倾诉，是一种‘自生自灭’的东西，这样才有生命力。”

“直到今天，打工文学显然还在继续向前发展。未来只要有打工者，就会有打工文学”。贺绍俊说，未来打工文学这一文学现象在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存在，并且其文学性会进一步增强，“早期的打工文学主要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倾诉，但是随着它多年来的发展以及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打工文学开始带有自觉的文学意识，在表达上也有了更明显的意图，主题性也更强。”与此同时，打工文学的眼界将不仅仅停留在描写个体的苦难，不仅仅限于打工生活的小圈子，而是能够将个人的苦难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作品的内涵会更加深刻。打工文学的发展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贺绍俊还表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成为打工文学的作者，而随着文化程度更高的年轻一代加入打工者的行列，未来打工文学的题材选择会更加广阔，写作内容会更加丰富，文学性也会更高。

拥抱北京的秋天

王　谨

几场秋雨，彻底浇灭了北京的秋燥。傍晚，在习习凉风中，走在大院的林荫小道上，脚下时而飘落几片发黄的树叶。一叶知秋，噢，秋天真的来了。

我喜欢北京的秋天。尽管北京的秋天比夏冬短暂，但北京的秋色之美令人拥抱不舍。

秋天，往往把温情传递给北京的市民和中外朋友，一簇簇鲜花，点缀着北京的大街小巷；带紫的藤蔓，爬在一些四合院的围墙上，和院里几棵树上泛着紫光的果子，相得益彰，温文儒雅地礼赞着中秋和国庆这两个常常几近相连的节日。

秋天是风轻日爽的季节。诚然，北京这些年受到雾霾的裹挟，好天气甚少光顾。但在秋季，特别是在北京雨后的秋阳中，大多能看到几近透明的苍穹，心情在天高云淡、风轻日艳的景观中也变得清澈起来。

秋天是享受收获的季节。秋天是金色季，秋天的金色，熏熟了累累的果实，给人们带来收获的快乐。新上市的粮食和水果，带着新一年收获的喜气，盛满了北京大小商店。

秋天是放开心情的季节。夏天燥热，冬天寒冷，只有秋天纯熟、温和、稳重。在不冷不燥的秋色里，一家人到郊外任何风景点静下心来，度一个周末，都会赏心悦目，其乐融融。

秋色是美丽的，但秋也给恐惧“人过中年”者带来丝丝秋凉。初秋过后，绿枝上开始出现发黄的叶子，如同人过五十华发中夹杂的几丝白发。古往今来的墨客，多有对秋抒发的感伤。看着飘然而下的秋叶，一些依稀的人生影子仿佛出现在飘浮的朦胧里。叶影幻移，低首回味，不免叹息着流年的过往。

一位将过中年的朋友说，岁月，掩盖了太多牵强的微笑，却掩盖不了秋叶留下的痕迹。沿着落叶的瘢痕，把淡了的思念系在枝头，用一缕秋风吹散那些逝去的印迹，去抚平那些往日的忧伤吧。

这话说得何等好啊。都说秋天是令人伤感的季节，其实，很多时候，秋却有着别样的明媚。唐代诗人刘禹锡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台湾女作家罗兰说：“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有人的眸子像秋，有人的风韵像秋。”是的，秋色之美，只有春天与之媲美。当一个人漫步在秋的林荫道上，或倚在棱角分明的某个角落里，拈一片落叶，细细品味，眼眸所见的秋的芳姿是那么明澈美丽，那么令人浮想联翩。此时的心绪和念想，不知不觉地就会萌发出很多斑斓的幻影。这是人生中难得静逸的幻影，也是人生中美丽的幻影。回味这幻影，有助人生下一轮的作为。

如同季节，有春夏就有秋冬，人生年轮也有夏秋之分。过了激情勃发的青年时期及一往无前的中年时期，必然会到收获成果的人生秋分。人生秋分也有她的可爱之处。秋分时期，会使人变得温婉持重，在收获中享受快乐。基于此，我们何不对秋天持拥抱态度呢？

永定一中百年赋

张胜友

凤城邈邈兮，闽西一隅。山野川泽，土楼圆方，耕读传家，世代弘扬。载“世遗名录”者，客家故里也！

龙岗郁郁兮，晴岚微熏。卧龙之阳，屋宇迭迭，绿草茵茵，书声琅琅。谓“百年学堂”者，永定一中也！

夫上世纪初，科举废而西风渐；超越古往，教育兴而科技强。岁在癸丑牛年，肇始永定中学。昔有土楼黄舍习四书五经，启民智，振纲立纪；今设新式学校开时代风气，唯务实，成就栋梁。子弟向学，涉猎八荒，如琢如磨，育人为上。施教无类，名师巨擘，文脉承传，勋业煌煌。

壮哉母校，永定一中！卓越求发展，新史续华章，标高冠八闽，跻身十二强。“诚实、勤勉、精业、报国”为校训，“勤、严、实、勇”作校风。晨曦载曜，登书山学径；落霞流萤，携教学相长；春华秋实，泽一方百姓；历久弥新，铸名校流芳。寒门小子，修学储能，甲第魁科，为数群冠；千仞高足，行于脚下，万端俊彦，感念师长。韶华似水，岁月流金，一百年沧桑兮教坛翘楚，五万名学子兮放飞梦想。

巍巍乎，永定邹鲁地，人文胜他邑；客家重文教，翰墨长飘香；薪火接长梯，华夏争荣光。

先祖曰：“龙腾飞兮，凤翱翔兮。”风水宝地也！

管仲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万世名言也！

（附记：1913年，设永定县立中学校，后几易名县立初中、省立永定中学，并入简易师范、省立高中、县农业学校、峰市南强中学；1955年，正式定名为“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岁序更替，新世纪昂首跨入福建省首批12所示范性高中行列。母校十秩春秋，熠熠光华，特作赋以记之。岁在癸巳仲秋，于北京）

七律　敬祝家父米寿快乐

沈兴耕

堪慰家翁硬朗身，遐龄八八续青春。
勤劳那得图隆贵，节俭原非却窭贫；
慈爱时时怜子女，善良处处济民人，
何须再造新丰邑，且把山林作上林。

七律　恭贺沈公家恩先生八八大寿兼次兴耕仁兄原韵

覃大钰

持就金刚不坏身，风光独占满庭春。
心圆王屋山移梦，耳熟太公贵守贫。
解读兴耕真慧语，闻知上训可完人。
功成树蕙秋翁乐，秀木阶前赏玉林。

神州

《记忆洪荒》：填补历史空白的写作

吴秉杰

有关个人历史记忆的写作现在开始流行。“致青春”，“老照片”，回忆过去生活经历，人生感悟，失落的追求等，这似乎也意味着我们的人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却相距遥远。年轻人可能认为老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偏见中，而我们则认为后人对于历史生活所呈现的显著特征是无知。我认为，过去生活的记忆，当它试图参与时代建构或试图概括一个时代时，都是重大题材，写作难度大，但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是要解决一个写作方法的问题。项小米的这部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记忆洪荒》（北京出版社出版）便很好地解决了“偏见”和“无知”这一对矛盾，可说是记忆文学中出色的一部。

在我印象中，项小米作品不多。但其《英雄无语》却是和张洁的《无字》、王安忆的《长恨歌》属于同一系列的，代表了女性文学的优秀成果和很高水平。与她们两个不同的是，项小米的小说都有鲜明的革命背景，这可能与她家庭和经历有关。《记忆洪荒》同样如此。小说主人公依然是一位女性，她19岁当兵，在部队中成长，其婚姻和爱情也依然联系着革命背景《“记忆洪荒》中包含有“过去的故事”、“后来的故事”和“今天的故事”，完整地表现了一个人的成长史和生命史，留给我的第一个感想，便是它努力地要填补历史的空白。

《记忆洪荒》既有对艰苦岁月和那场惊天洪水的追忆，也有对那个疯狂而荒谬年代的反思，还有对主人公直面理想和爱情“上下求索”而不得的痛憾。项小米的作品把那个年代譬作“洪水时代”，这“洪水”给随后的历史和人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记忆洪荒》把“小历史”和“大历史”，个人生活经历和历史进程相互映照地结合了起来，它是填补历史空白的写作。

读《记忆洪荒》的过程中，有两个声音始终回响在我的身边。一个声音说，它所写的个人生活经历及其历史内容，其实并不是我们多数人的历史。许北北和陈海平，他们是高干子女，有引以为荣的革命家世支持并影响他们的一生，两个主人公都处在矛盾的漩涡中。另一个声音又同时响起，它虽然不是多数人的历史，却还是反映了所有人的生活，因为它写出了一种时代的氛围。惶惑，忧虑，怀疑，动荡不安是普遍地存在着的，政治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不管是正面的或负面的个人奋斗，都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精神特征。由此，才进一步把个人的小历史和已被规范的大历史接续了起来。

《记忆洪荒》采用散文化的叙事样式，这使她的作品更贴近生活和具有直接的交流性。她写聂远东和李黎力两个人物，表明她也注意到了不同“合理性”的冲突，由此更具体地完成了对于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多种文体穿插其中，书信、日记、札记、梦境，温婉、细致，表现心灵波动情真意切，也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和视角。更值得关注和有意味的是小说引入的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部分，心理创伤构成整体的象征。不正常的时代毕竟会留下不正常的心理烙印。作为时代遗产，它表面的愈合不能掩盖其深层的暗流汹涌。关注我们的心理的健康，它同时也是关注历史、进入时代生活的一个途径。而这也是《记忆洪荒》一种独到的贡献。

霞光万丈　苗青摄